



水乡风情

## 芦花白 秋水长

□黄爱荣

霜降过后,大地上的芦花纷纷绽放。在河流两岸、湖泊深处、滩涂腹地、沼泽之上,一片苍茫的芦苇荡便跃然于眼前。

面对芦花波光粼粼、如霜似雾的景致,我总是想起故园那片抹不掉的记忆:苍茫的东洼塘,蜿蜒的黄家河,弯曲的田埂路,缱绻的秋韵,还有那雁阵掠过的长空……

芦花盛放时,无疑让深秋变得更美。河水褪去夏日丰盈,秋风过处,唯有涟漪荡漾。天高云淡,万物敛芒,整个旷野仿佛被收进水的镜匣。云影倒悬清波,飞鸟倏忽掠过,游鱼如穿梭于虚空,整片天空都倒映在水中。水天交界处,芦花丛丛起伏如浪,摇曳着生命的朴素与绚烂。

随风摇曳的芦花,素洁了秋的身姿、微醉了秋的脸颊,丰富了秋的气质与神韵。一片芦苇蜿蜒开去,俨然一幕偌大的苇墙;芦苇顶端银絮团团,一根根绒毛细,聚作流云般的花穗。细观之,似白头的芒草,又如栖满蜻蜓的玉簪。乡人们皆唤其为“扫帚花”。乡人们直白的称呼里,藏着与这片草木朝夕相处的无限亲昵。

四月抽芽,九月飞絮,芦花在青纱帐里隐忍三季。看遍春桃灼灼、夏荷亭亭,仍甘守荒泽,将心事藏进节节空茎。待秋风萧瑟、万木凋零,才绽开絮冠,扬雪飞霜,把沉淀在骨血里的风华尽情挥洒。

万紫千红俱寂寥,一片芦花立寒秋。若说芦花飞舞是秋天的信使,不如说那姿态、那风骨,本就是它生命的底色。它们接斜阳、迎寒水,溯风而立,默默将水墨画的意境铺陈天地,让奔忙的时光也不由得在此缓下脚步。

好景不须艳,一白足倾城。芦花似温婉坚忍的农妇,外表柔顺,内藏铮铮铁骨。

触之方知,芦花原是无香的,但它无香胜有香,以实用之美滋养人间。《诗经》中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的咏叹,让芦花自文学源头便伫立千年。

芦花,这与水脉、月光、霜露、秋风共生的植物,每每见之,总唤起故园轮廓,引人思索扎根的意义。人生行至秋境,终会懂得沉淀之美。蓦然回首,最念仍是故土秋光。那里,芦花飞雪连天,与云絮相接;临水的芦丛,静静白成了天地间的第一首诗。

笙磬同音

寻人,寻到或寻不到,已然不重要。好在,我们寻到了诚实,寻到了认真,寻到了友善。这,足够了。

## 寻人

□陈文祥

傍晚,淅淅沥沥的秋雨一阵阵轻轻敲打着窗棂,不急,又不缓,仿佛在弹唱悠扬的催眠曲。淡淡的桂花香,在秋风的鼓动下,轻手轻脚地从门窗缝溜进了室内,满室生香。

电视机开着,我半躺在床上,贪婪地闻着桂花香,似睡非睡,似醉非醉。一切烟火,是那么寻常,也是那么美好。

放在床头柜的手机,忽地打破宁静,急切且连续的“嘀嘀嘀”叫起来。我拿起手机一看,业主群几乎炸窝了。

起因,一个微信昵称“启航”的人,发了一则寻人启事:刚才18号楼下有一辆电瓶车,被我不小心撞倒,现已被我扶起,哪位车主请仔细看一下车有无损伤?如有请联系我,在此跟车主先打声招呼!

月黑风高,雨天路滑,磕磕碰碰在所难免。何况是同一小区的人,低头不见抬头见。按正常思维,大可忽略不计,车撞倒扶起来就ok了,没必要再自找麻烦来寻人。

关键是我们二十幢楼一偌大小区监控正在升级改造,原来的老监控全“下岗”了。物业安民告示,业主个个知道。也就是说,倘若“启航”自己不说撞车,无人知晓。

“启航”寻人启事一发,众业主纷纷跟帖,竖大拇指和点赞的表情包,好像山呼海啸滚滚而来。微信名叫“15楼”的业主@启航: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。随后,献上十朵花。

从微信头像看,“15楼”是位中年妇女。接着,她又倒苦水:我新车的外壳被撞坏了,要修几百元钱。结果,又换了辆新车,撞的人一声不吭,究竟是谁,我目前还不知道。

“启航”继续当众解释说,我雨天实在看不清,车子转弯时不小心碰到了。

“嗨!你好”业主说,平时我不喜欢点赞,今天必须为“启航”点一万个赞!

更多的业主出于好奇,纷纷打听“启航”究竟是谁,开始“寻人”。由于“启航”微信没标注具体楼层,微信头像是麦田里长着两棵树,朋友圈也一片空白,是男还是女?大伙儿根本不知道其庐山真面目,“启航”更是三缄其口。

民间有谚,邻居好,赛金宝。寻人,寻到或寻不到,已然不重要。好在,我们寻到了诚实,寻到了认真,寻到了友善。这,足够了。

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启航,我的中国好邻居,你如一缕桂花香,悄悄钻入我心房!



心香一瓣

## 桂花香

□周新宏

雨终于停了。晚上,我和夫人在公园散步,忽然有一缕淡淡的幽香潜入肺腑,“桂花开了!”我们赶忙寻找,果然身旁的桂花树上已缀着点点黄花。

我最初知道桂花,是20世纪70年代家中墙上的贴画。“问讯吴刚何所有,吴刚捧出桂花酒。寂寞嫦娥舒广袖,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。”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里的词句,至今记忆犹新。可年幼的我那时以为,桂花只存在于月宫之中。

真正尝到桂花,是工作以后的事了。县城武装部旁边有家汤圆店,他家的桂花汤圆做得特别地道。那时我还是单身,单位没有食堂,早餐常常去吃碗桂花汤圆,现在想来,倒成了奢侈的回忆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夫人还会提起:“恋爱时你带我去吃的那碗桂花汤圆,真的好吃!”每每听到,心里总是暖暖的。后来也陆续吃了南京的桂花鸭、扬州的桂花糕、家乡的桂花藕……碗里盪间那浅浅的桂花香,总能牵出绵长的思绪。

亲眼见到桂花树,是在20世纪80年代。朋友家院子里养着两盆桂花,一盆金桂,一盆银桂,说是从南方嫁接而来。树身虽矮小不高,但足以让我羡慕不已。后来去桂林旅游,在市区里才真正见到了高大茂盛的桂花树。又正值花期,满城氤氲着桂花香,走到哪儿,呼吸里都是甜丝丝的。记得那次回来,我还特意带了好几瓶桂花香水留作纪念。

搬进新家后,楼顶有个阳光房,房前空着一小平台,我便动了心思:何不自己种些桂花?于是特意从山东人开的花店买来两株四季桂,又费了好大工夫运来两只大缸和花土。可惜,不管怎么细心照料,它们只开一季花就渐渐枯萎,最后还是没能留住。如今那两只空盆里,老父亲种上了葱和蒜,长得倒是旺盛且很实用。只是我心里,始终还有些不甘。

这时,香气愈加浓郁了。我和夫人在桂花树下停住脚步,脱去鞋袜,卷起裤管,并肩坐在河岸上,任凉凉的河水轻轻从脚背流过。我俩谁也没有说话,只是静静地望着满满的河水,望着头顶上的桂花树,还有对岸店铺的霓虹灯。

灯下漫笔

## 摘一片秋叶

□许如亮

秋风漫过林间,轻轻擦过脸颊时带了点凉意。我驻足抬头,看阳光漏过枝叶的缝隙,在新落的几片秋叶上,铺出昏黄的碎影。俯身拾起一片刚落下的秋叶,心里忽然涌起不舍,又要和这个秋天作别了。

这个秋天像是被大自然偏爱,连风里都飘着丰收的香甜。大地悄悄褪了绿,染起浅黄,田埂上的稻穗沉得坠弯了稻秆,老农站在田边微笑,把一整年的耕耘,都酿成了脸上藏不住的喜悦。

我也在这个丰收的季节里,摘到了自己的果实。长篇小说《风吹麦浪》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时,指尖触碰到油墨香的瞬间,无数个伏案的深夜突然清晰,那些在文字里辗转的日夜,为情节揪心、为人物动容的时刻,全成了书中跳动的字符。点开网络,我的“麦浪”或静卧在天猫、京东的书展页面里,或飘荡在媒体评论的字里行间,远方飞来的书评里,满是认可的温度。这个秋天,确实美得让人记挂。

有同事问我:“你工作这么忙,哪来的时间写这么多文字?”

一本几十万字的书,还有一堆短篇篇文章,想当年写800字作文,都快把我逼疯了。”其实,写作就像在秋天的林间漫步,有时踩着满径落叶,走得顺畅,灵感顺着笔尖流淌,故事就在眼前奔跑。有时撞进雾蒙蒙的岔路,对着空白文档发愣,不知道怎么给人物找条出路,怎么把情节捋顺。可撑不下去的时候,我会想起秋天里的生命,树黄了、叶落了,根还在土里扎着,秋意浓,天气冷,枫叶红得热烈,菊花开得孤傲,它们在以自己的方式,诠释着坚持的意义。

寒露一过,秋意更浓了。枝头的叶子簌簌落下,每一片都是和季节温柔道别。我攥着手里的秋叶,心里没有多少伤感。这个秋天留下的,不只是风景,还有满当当的收获和成长。就像大地要在冬天攒着力量,等待春暖花开,我也会带着这个秋天的温度,继续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下去。有人问,会不会有第二个“麦浪”,我说,秋天会告诉你。

再摘一片秋叶夹进书页,当作和秋天的约定,等待新的风景。